

语言 教学与研究

YUYAN JIAOXUE YU YANJIU

1
9
8
2

·

2

LANGUAGE
TEACHING
AND
STUDIES

语言教学与研究

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总第12期)

编辑者 北京语言学院《语言
教学与研究》编辑部
出版者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北京外国语学院23号信箱)
排版者 北京语言学院印刷厂
印刷者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
国内总发行 天津市邮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2820信箱)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第218号
国内代号: 6—58 国外代号: Q170
国内定价: 0.50元 1982年6月10日出版

LANGUAGE TEACHING AND STUDIES

No. 2 1982

MAIN ARTICLES

Volume Analysis of Dissyllabic Words Xu Shirong

The Role of Phonemics in the Teaching of Chinese
Speech Sounds Li Ming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Independent Use of Adverbs
in Modern Chinese Lu Jianming

Formation of Chinese Scientific Terms Du Houwen

How to Discriminate Words with the Same Morphemes
in the Reversed Order Tong Huijun

语言教学与研究(季刊)

-
- | | | |
|----|--------------|-----|
| 4 | 双音节词的音量分析 | 徐世荣 |
| 20 | 音位学在语音教学中的作用 | 李明 |
-
- | | | |
|----|----------------------|-----|
| 27 | 现代汉语副词独用刍议 | 陆俭明 |
| 42 | 关于“多(么)”在感叹句中作状语的问题 | 程美珍 |
| 50 | 关于后分句主语承前宾语而出现及省略的问题 | 陈信春 |
-
- | | | |
|----|-----------------|------|
| 58 | 科学术语的构成方法 | 杜厚文 |
| 72 | 现代汉语同义词的类型 | 谢文庆 |
| 82 | 如何辨析同素反序词 | 佟慧君 |
| 96 | 虚词释例选登：大dà | |
| | 《现代汉语虚词释例选编》编写组 | 孟凯执笔 |
-
- | | | |
|-----|--------------|-----|
| 99 | 某些成语中的古汉语知识 | 刘钢 |
| 108 | 古代汉语中的“有…者”句 | 楚永安 |
-
- | | | |
|-----|---------------------|-----|
| 117 | 国外汉英对比研究杂谈(二、续完) | 胡壮麟 |
| 129 | 资料：美国国务院制定的外语技能分级标准 | |
- 鲁健骥 盛炎译
-

-
- 136 汉字教学体会点滴 李清华
142 试谈《文选》课的交际训练 李忆民
-

汉语在国外

- 148 意大利的汉语教学与汉学研究 阎德早 邓崇谟
152 汉语教学在开罗 Yang; Wang
-

- 155 中国语言学家评介：傅懋勳 (Fù MàoJūn)

《中国语言学家》编写组 刘月华执笔

- 94 问题与解答 关于年、月、日、星期 龚 桐
-

简讯

- 25 教育部召开文科、艺术、体育院校留学生教学经验交流会
107 第二期日语教师培训班赴日学习参观
141 中国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专家代表团离京访美
-

- 128 书讯 《汉字卡片》即将出版
-

- 154 本刊编辑部启事
-

双音节词的音量分析

徐世荣

1. 语言凭借语音表达，语音的音量强弱——轻重，和思维时的意念，说话时的感情，息息相关。词汇、语法都必然包含着语音音量这个表情达意的重要语言成分。一切语种，包括各民族、各国家的语言，莫不有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语音节律。不止是增加语言的节奏美，更重要的是增强有声语言的表达效果。其中的音量轻重，确有一定的作用。

汉语各个方言，也都有音量的运用。但是比较起来，北京话中音量的轻重差别更为显著。特别是词汇中的轻重音，一般说来，有固定的格式。它是语句中语法、逻辑、感情方面音量变化的基础。体现在词的各音节上，它是相对稳定的（所谓“相对稳定”，是指单独称说这个词，不受语句中“特别重音”的支配时说的）。可以比较地分为四等：重，中，次轻，轻。一般方言大抵没有这么复杂的区别。即使也有“轻声”，也没有北京话轻声这样轻。例如吴语双音节词阴平、阳平后字所变的“轻声”，只是稍短弱的低降调 $\downarrow 21$ ；又如闽南话的句中核心词后所变的轻声，也只是稍短弱的低平调 $\downarrow 11$ ，都没有北京话轻声这样轻弱，至多近似北京话的“次轻”——还能听辨出一定的调值。

普通话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汉语拼音方案》在“声调”部分列入了“轻声”，“轻声”在标准音中有了合法的地位。但是北京话里词的音量格式，可不可以归为标准音的范围，算做普通话的标准

读法？有些同志持不同的意见，或主张不必计较，不必认真对待；或斥为土音的流露，不必要求学习。我认为，在普通话的教学要求方面，是另外一个问题。教学要求可以分步，可以逐渐积累，可以因人而异，可以暂时从宽。可是，作为现代汉语的研究，却不可如此卤莽灭裂。任何方言中的好的东西都可以被标准语吸收，我们的标准语才能有生命力，向丰富、准确、更加优美方面发展。更何况词的轻重音问题，并非北京话所独有。深透地研究，探索规律，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增加标准语的表达效果，则是应该做的，是有好处的。

本文只谈双音节词的轻重音量问题。

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节词占词汇的绝大多数。它是古汉语（依据古书、文字资料所知的）单音节词前进一大步的主要形式。原有单音节词（方块汉字的单字）做为语素，在双音节词中仍保留着或多或少的语义（一部分复音词，只把一个汉字当做一个音节，如“喇叭、罗唆、沙发”等为例外）。吕叔湘先生讲过：“双音节化的两种主要形式：（1）前后加一个不增加多少意义的字；（2）把两个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字合起来用。”（《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既然双音节化是单字加单字（语素加语素）而成的，语素（单字）在词义中是一分子，那么，它就摆脱不开语音音量的支配，不同的音量增减着它的语素的主次、正辅作用。语素在构词时可以分别“级差”，音量伴随之，也就分别出由重到轻的几等“级差”。

陆志韦《汉语的构词法》书后附录一篇外国人写的《词的分离性》，大致讲到：一个词可以凭语音的特征分辨出来，这个“特征”指的是重音、词尾等。又说：词，作为语言的单位，是既有声音方面，又有意义方面的结构。所以判断其是否一个词，应把语音的和逻辑语义的特征有规律地结合起来。（引用其大意）我认为这个讲法不错，也适用于研究汉语。北京话的双音节词的音量

轻重与词中语素所起的作用（即逻辑关系）是有规律的结合体。以下即依据这个基本理论按不同的构词法分析。这个理论与分析法，是在北京话——北京语音的范围之内讲述的，不必推论及于其他方言，因为那样就不一定合适。不同的语言现象，在各个方言中会各具特色，是汉语历史发展中分合演化而形成的，在一般的共性之下，各自有其特性，我们不能一一论究。而北京话中双音节词的音量规律，能结合语义、语素做合乎逻辑的安排，我认为这种规律应当纳入标准语（普通话）之中。那么，下面的各种分析，就不止是讲北京话了。分析词的不同音量，不仅是讲语音，反过来还能借音量关系显示汉语普通话的构词法和一部分构形法的复杂模式，显示其中语素的不同作用。

2.我曾从两万个常用的双音节词里拣选“重轻”式的轻声词，只有约一千五百个是肯定必读“后轻”（最轻）的。（见《普通话轻声词汇编》，1963年）其中包括带有词尾“子”（如“房子、垫子”）的约四百个。另外，约四千五百个是可读“次轻”的。“次轻”就是略重于“轻”而略轻于“中”的音量，原声调调值约略可辨。如“妻子”，“子”非词尾，是由“妻”和“子”两个语素的联合结构转变为“偏义词”，单指“妻”，这个“子”决不象“旗子”的“子”那样轻；“快乐”也是联合式，“乐”只是次轻，决不同于“快了”的“了”。

研究词的轻重音，“次轻”还必须讲求，并非要细琐地分类，因为还牵涉上声变调问题。有一部分“前重”的双音节词，前字是上声，有的并不按“上一轻”的变调规律，把前字变为半上（调直21），而变化如阳平（我个人经常称之为“直上”），就因为后字是上声而稍轻——即“次轻”，如“老虎、水手、想法、引起、老者、火把、管理、所以、走走、洗洗”等。有的语言学家还把“次轻”前的上声变调调型描写为“325∨”（比阳平35调值多一个小弯），称为“第五声”。（见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第一章“语音”，引美国人Hockett《北京语音》）赵元任说“避免建立”这种“中间程度的重音”，

可是要借“次轻”才可以说明“第五声”的产生。我们不一定要提倡“第五声”，说是变得象阳平也够了；但“次轻”的音量现象显然存在。本文把“次轻”与“轻”都称为“后轻”，必要时再提出“次轻”（例如“妻子”之“子”），从理论上做些区别。至于口头上表现的音量，有时确实难以严格划分为两等。只是对“第五声”现象，却可以用后字由上声变“次轻”来解释。上声稍轻，但其调型约略保持，前字上声自然仍按“上上”相连而变调。至于“子”这个词尾以及“姐姐、奶奶”等后字，已由上声原调稳固地变为最轻音，前字上声自然按“上——轻”规律变为半上（调值21）了。上句所用“稳固”两字也是关键，因“次轻”的一般情况，并不太“稳固”。如上面举例中的“水手、管理、洗洗”等词，因后一语素意义还不太虚，不少人口中并不轻——甚至反而读为“后重”，而“椅子”“奶奶”等，则无人不轻，这就是“稳固”的问题，也说明“次轻”的性质。赵元任主张“避免建立”也是有考虑的。

其余，大多数词为“后重”，大约有一万四千个。这两万个常用词当然只是普通话中双音节词的一部分，远非全部，但从这个比数可以看出：双音节词还是“后重”的占极大多数，两个音节的音量是“中重”，前一字属中等音量。

“中重”格式占极大多数的主要原因是偏正结构的双音节词占极大多数。请想，一个“车”就有“火车、汽车、电车、马车、牛车、水车、货车、客车、敞车、拖车、机车……”简直数之不尽。两个语素，前字为辅，后字为主。再举几个例子：“公鸡、金鱼、草鞋、礼貌，跑道、看台、动画、问号，朗读、冷笑、热爱、妄想，笔直、雪白、飞快、正方”等。从思维逻辑上看，后字为意念中的重点，因为所指的就是：“鸡、鱼、鞋、貌、道、台、画、号、读、笑、爱、想、直、白、快、方”。语音服从意念中心而加强音量，乃是当然的现象。前字虽然是区别性、修饰性的语素，在这一个词里，只能算是次要的，是低一级的。语法学者曾把这种

结构称为“异级组合”。异级是主次两级，前偏后正，“组合”是两个语素组织到一起，合成一个词。

请注意，以下分析“后重、后轻(包括次轻)”的读法都以构词法为依据。使用了几个有区别的名目：“同级、异级”；“组合、联合、结合、附合、化合”，都有所不同。“结合”比“组合”紧密，“化合”更紧密，“附合”简直可以把后字看做尾巴——词尾、后缀。

“异级结合”的双音节词有“主谓式”(或称“述说式”)，如：“心爱、年轻、性急、地震、冬至、月蚀”等；“动宾式”(或称“支配式”)，如：“卫生、出版、开会、司机、赶集、放心”等；“动补式”(或可称“结果式”)，如：“改良、纠正、说明、扩大、提高、建成”等。这类双音节词都是“后重”的，与同一类结构的词组(主谓词组、动宾词组、动补词组〈补语为结果补语〉)的“意群重音”(“语法重音”)规律一致。这也是因为后一语素在意念中是重点，有必要突出。“心爱”主要是说“爱”，“开会”主要是说“会”，“扩大”主要是说“大”。在重点语素上加强音量，乃是必然的，生理(气流强度、肌肉松紧)、物理(形成音波的振幅)与心理(思维逻辑)三个方面协调一致。

“后重”(中重)读法的双音节词占绝大多数，从词的结构上着眼是解释得通的。除此之外呢？必须解释那少数的“后轻”(包括“次轻”)读法的缘由，也就是要指出那些“轻声词”的规律——即使是大致的规律(对于部分例外，也应有所解释；但也有些是无法解释的，原因在本文最后稍讲)。这是本文的主要部分。因为一般对“中重”型读法不注意，不多考虑，甚至感觉不出“后重”，或甚至愿意把全部双音节词都读“中重”，连“我们”“椅子”也读得跟“房门”“电子”的音量一样。我们当然反对这样的主张。在此情形下，一定要弄清楚“重轻”型的轻声词的一些规律，和重轻对比的原因。

汉语的多音词也如其他一般语种，一个词有一个重音，以重音节的突出显示一个词的存在，借此显示词与词的界限。双音节

词如非“后重”，就是“前重”，“前重”的相应情况必是“后轻”。如无法使用上述的那种分析法——从思维逻辑的意念重点解释“异级组合”“异级结合”中后一语素应该特别突出，那么，有一部分明显地就要归到“后轻”格式——也就是“轻声词”了。

3. “轻声词”的语音作用有四个：

3.1 第一，突出前一语素，也如同“后重”的道理一样，意念重点在这里，这里的音量就加强，加重。相比之下，后字当然变轻（轻与次轻）。

后附词尾的自然是这样，词尾没有什么意义，只是附着成分，当然轻读。例如：“斧子、石头、月儿（文学语言，口语不说；有些词的“儿尾”变成“儿化韵”，如“桃儿”*táoer* 就成为一个音节了）、人家、我们、泥巴、妇道（妇女）；认得、眨巴、扭搭、扑啦、热乎、好生、匀实、瘪咕”等。

另有一种是后附“衬字”的，这个“衬字”，意义似有若无，不过为了凑合成双音节，免得与其他同音的单音节语素（单字）混淆。我这里暂称之为“准词尾”——本不是词尾，但也难以归属其他类型，有人也称之为“偏正式”，认为前正后偏，我则认为后字连“偏”的资格也不够，“偏”还算是“次要”，此则简直可以“不要”，其实如同后缀。例如：“月亮、云彩、柴火、被卧、父亲、亮堂、名气”等，后字其实无用，前字已是这个词的全部意义，不过大多数是现代口语里不大习惯单独使用罢了。“月亮”即“月”，亮不亮无关，可以说“今晚的月亮不亮”。“父亲”即“父”，亲不亲无关，可以说“不是他的亲父亲”。有一批词，用表数量的语素作衬字，如“车辆、船只、人口、纸张、马匹”等，前字既足以称道这个事物，当然就是前重后轻。还有一批词，后字原来可能具有意义，但是到了现代，已难讲清楚，也就可以看作“准词尾”了，如“活计”（即“活”，就是“干什么活儿”“做得一手好活”的“活”，“活”指劳动或其成品），“计”已无义。“花哨”（即“花”，如“衣服真花哨”），

“哨”已无义。这一类本文算它是“A类衬字”，一般读次轻音。

还有另一类算它是“B类衬字”，如“眉毛、蝗虫、缰绳、膏药、痢疾、痔疮、韭菜、谣言、茶水”等。结构形似“偏正式”，从组合意义来分析却不是，因为并不能解为“眉的毛、蝗的虫、韭的菜”；“茶水”不是茶叶泡的水，“喝茶”的“茶”，本身就是液体。也不是“正偏式”，后字并无补充前字之作用。因为前字已是这词所指的事物，不过大多也是现代口语里不习惯单独使用的，所以用“衬字”组成双音节，这个后衬的字是这个事物的大类名，如：“眉毛”就是“眉”，“毛”是“眉”的大类，“韭菜”就是“韭”，“菜”是“韭”的大类。前字表意已足，后字在意义上用处不大，衬托一个音节而已。读时自然重前而轻后，一般读次轻音。（以上具有A、B两类衬字的，如认为不同于“异级组合”，或可暂称为“异级附合”，后字的价值同于后缀。）

还有一类要突出前字的，后字并非词尾，也非衬字，论其结构是“偏正式”，但后字属一般性最普通的涵括最广的事物类别，说话时说者、听者必须注意捉住的是前字，它是关键性的，错不得的；至于后字，不须特别注意，其实是较虚的“实字”。“较虚的实字”，说法似乎滑稽，意思是说它涵括甚广，不太具体。有的语言学家指称这一类为“实义后缀”、“后缀的通用词素”或“结合面宽的语素”，似与“构形法”有关。这类词不是“向心结构”，与其说前字是“向心”的，倒不如说前字是“轮廓”，非清晰不可，后字不是“心”，只是个“身影”而已，倒象是尾词。例如：工人、女人、犯人、僧人、主人、外人（“人”不必重，主要是说“什么样的人”），男子、女子（“子”等于“人”，只能读次轻，与“子尾”不同），战士、护士、道士、武士、博士、女士（“士”等于“人”），学生、医生、书生（“生”等于“人”），水手、助手、打手、能手（“手”等于“人”），记者、作者、老者、读者（“者”等于“人”），船家、店家、管家（“家”等于“人”），对头、姘头、丫头（“头”指“人”），阎

王、龙王、灶王、药王(“王”指神，过去群众口中之神名，已结合为一，不理睬其为“王”，与称历史上的“文王、楚王”等不同)，动物、怪物、废物(“物”不必重，一切东西都是“物”，主要是说“什么样的物)，木器、瓷器、凶器(“器”等于“物”)，军事、婚事、公事，农业、学业、工业，娇气、肝气、丧气，碱性、忘性、水性、索性，公道、霸道、外道(客气)，新式、西式、洋式，人类、球类、畜类，科学、化学、数学，武艺、手艺、工艺，针法、刑法、想法、办法，深度、高度、温度、湿度、硬度，重量、容量、含量、质量，听头、看头、说头，名头、口头、手头，甜头、苦头，情分、缘分、福分，害处、好处、长处，时间、夜间、黑间、人间，今年、往年、幼年，明天、热天、冬天，上午、中午，上边、外边，前面、左面，张家、李家，赵氏、王氏，黄村、周村等等，都是重前轻后。作用仿佛同于语句中的逻辑重音，但在词中，它是固定的。不少人因其结构是“偏正式”而不敢读后轻或仍读“中重”，一般读为“次轻”。

再有一类从结构上看是“同级联合”的“联合结构”，似乎两个语素并立，并无主次之分，但是这些“联合”是形式，后一个字实在也是配上去的，并无重要作用，前一个字才是本词本义，形似同级，后字实在无用，有人称之为“偏义词”(刘盼遂先生曾在《燕京学报》上有专著，但所论以文言词居多，不详引)。如称之为“同级附合”也无不可。因为思维意念以前字为重点，音量因而也加强，后字当然减弱形成“次轻”。例如：“窗户”(其实是“窗”，“户”本义为门口、单扇门之类，特别是在现代语中，“户”与“门”常相结合并提，“门户”“门当户对”“挨门挨户”等，与“窗”义距离已远)，“妻子”(其实是“妻”)，“狐狸”(其实是“狐”，“狸”是另外一种小兽)，“国家”(其实是“国”)，“女儿”(其实是“女”)，“忘记”(其实是“忘”)，“动静”(如说“外面有动静”，其实指“动”)，动弹(其实是“动”)，“耳朵”(据考证，“朵”本作“聃”，指耳

垂部分，“耳朵”其实指“耳”，“耳垂”部分没人管它)，“唾沫”(其实是“唾”，“沫”为泛指)，“屁股”(“屁”在《玉篇》、《广韵》等古字书上都指臭气下泄，不是臀部，但“屁股”一词的结构明显是联合式，现代语“屁”已不单指臭气，而指臀部，如“拍马屁”。而“股”本指大腿，与臀部有距离，因此，“屁股”至今已成“偏义”，只取其前字)，“清楚”(意思是“清”，“楚”字之本义没人管它，“楚”字本义为鲜明整洁)，“能干”(做为形容词，是说有能力〈能〉，会办事〈干，“干才、干练”之“干”〉，但现代生活中使用，做为赞词，赞美有技巧，意思只落在“能”上，如说“他可真能干〈还可“儿化”〉，什么都会画。”并不计较“干练”之意，等于说“他可真能”)，“硬朗”(“身体硬朗”，只重在“硬”，“朗”无所指)，“软和”(就是“软”)。

最后讲几个反而要突出前字的“偏正式”，这是“偏正式”(中重)读法的例外，但恰足以说明“重轻”格式在双音节词中呈现的逻辑作用。例如：“良心、高粱、香椿、寡妇、强盗、正经(“正经”与“善道”古人并提，“正经”即端正的品行，“经”指道德)”等，因词义、事物的特征在前字，而且又是紧密的“异级组合”，为突出其特征，加重前字音量——稳固的，决不是句中的临时的逻辑关系，在词中形成固定的“重轻”(次轻)格式。

还有一部分“方位词组”“趋向词组”因经常口头使用而“词化”了，如“乡下，年下，地下(地面上)，县上，省里，地里(田间)，出来，过去，站住，想起”等，也当然读为“重轻”，把重音放在前字，后字次轻。

以上几类都是需要突出前一语素。“重轻”的固定格式是在突出前字的逻辑性支配下形成的。

3.2 “轻声词”的第二个作用，是为了显示这个词的两个音节的紧密合一。

有一大批“单纯词”是轻声词的重要部分。两个字并非两个语

素，只是两个音节。两字合而成词，分则无义。如：“萝卜、疙瘩、蛤蟆、鹌鹑、琵琶、玻璃、吩咐、哆嗦、模糊、颞颥”以及译音词“逻辑、休克”等。一词一个重音，这两个字又无意义上的关系，为了表示它们只是音节的复合，是一个完整的词，音量由强到弱，形成“重轻”格式。

单纯词从读法上要表示它的两字的紧密性，首先要区别于两个单音词，区别于两个独立存在，分开使用的表意的音节，就不能对两字均衡地使用音量；其次要区别于“异级组合”“异级结合”的“中重”读法，显示其并非“合成”关系，因而必然选择第三条路，采取前重后轻的读法，形成一部分“轻声词”。由于后字变轻，自然随之变短，经过科学仪器实验，双音节的轻声词要比非轻声词长度缩短一半左右（高玉振《北京话的轻声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1980年第2期）。那么，就几乎相当于一个普通单音节的长度。单纯词之与单音词，有不少迹象，值得联想。但是有一大批文学语言、文言的单纯词，口头不常说，大家还只是照汉字念，稍熟悉的可能读为“中重”，很陌生的，不易懂的，只好按两个单字去念，音量同重，听不出是一个双音节词，例如：“菘楚、饕餮、酩酊、嗫嚅、磅礴、蹉跎”等。这种情况无足奇怪，因为它们并没有进入活语言。

真正的单纯词之外，有些历史上传下来的双音节词，也许当初并非“单纯”，而是这样那样的语素合成关系，但现在已难分析，说话人在思维的意念中并没有语素作用的主次分别，说的时候当然也就成了单纯词（也许能加以考证，找出它们的本义来源，能分析结构形式，但那不是一般人口头使用时所能做的了），例如：“行李、滑稽、恶心、能耐、挖苦、打听、光棍（好汉）、巴掌、方丈、和尚、经济、状元、漂亮、本事”等，大家一律按真正的单纯词来读了。

紧跟着单纯词的就有“叠音”名词，也应该算是单纯词，因为

不是异级、同级的合成。如：“妈妈、叔叔、哥哥、姥姥”等亲属称呼以及“猩猩、星星、娃娃、宝宝、条条、框框、道道、末末”等。个别的“叠音”形容词，如“痒痒”，后字轻读，与一般的叠音形容词“轻轻”“快快”不同。“重言”其实等于一字，前一字首先出现，为了让人听清，当然重读，后字重复继续，无需再用力气，自然成为轻声。还有“重叠式”动词，这就不是一个词了，但也是常常说的。如：“看看、想想、试试”等，实际等于“看一看、想一想、试一试”，嵌入“一”字，极言其动作之微而少。“一”字因语急而省，后字担负起微而少的表意作用，采取轻读，符合这种语态。音量修饰语态，还可以取得反证，如命令人的“叠音”形容词“快快儿、早早儿”等，第二字重叠是为了加强，含着“很、甚”等意，表示程度之深，自然后重。“哈哈、隆隆”等拟声的叠音词，“赳赳、茫茫”等状物的叠音词，也是加量的，自然不是后轻而是后重。还有名词“叠用”，如“天天、人人”等，含有“每”的意思，表示数量之多，自然“后重”。（请注意！这一类“叠用”式，有几位语言学者弄错了，认为也读“后轻”，是不对的。）说话时发音使用气量，出语很快，当然不暇考虑其为“叠音”，还是“叠用”，当时只依据意念之强弱而表达就是了。

由单纯词、叠音词就要说到“准单纯词”。从字面上看，是两个语素合成，但合成得非常紧密，凝固不可分析，分析则不符合本词的意义。虽是“异级”合成，但既非“组合”，又非“结合”，也非“附合”，只能叫做“化合”。有四类情况：

A. 主谓化合，如：豆腐（食品，非豆子腐烂），糕干（食品，非糕点干燥），火烧（面饼之类，非用火焚烧），头疼（厌恶，如真是头部疼痛，“疼”不这样轻），心疼（怜惜，非心脏疼痛）。有不少“主谓”结构，因是“异级结合”，如“性急、年轻、眼花、自爱、海啸”等，仍确保其“主谓”的“述说式”，未离语素本义，因而仍读“中重”，与“主谓词组”的读法相同。而这里所举数例，却不是“述说式”，是“化合”成另一事物了。

B.动宾化合，如：扶手（栏杆之类），裹腿（腿带之类），兜肚（遮胸腹的布巾），顶针（缝纫用具，似宽戒指），下水（牲畜脏腑），笼头（骡马头上笼罩之物），烧麦（蒸饺之类），屏风（竖立的围障，并不是真为挡风的），盖头（旧时新娘蒙头之巾），点心（食物），将军（武官名，由其统率军队而成为名词），画眉（鸟名），分水（鱼鳍）。这些都是物名。另外，象“踏实”（以脚踏实地状稳定，已化为广泛的意义），“得罪”（如说“把他得罪了”，是冒犯，使人恼怒，化合为一个动词），“结果”（并非结了果实，而是“结局”或“将人杀死”之意），“知道”（即“知”，与“懂得道理”的意思无关），“哭丧”（因死丧而哭泣，“哭丧着脸”，“哭丧”状其貌，并不一定关系死丧），极少数的形容词、动词，也是“动宾化合”的轻声词。至于一般“异级结合”的动宾式，如“招手、打针、潜水、拌嘴”等，并不读为“重轻”，仍读“中重”，是确保其“动宾”关系的“支配式”，未离语素合成的本义，不是化合的关系。

C.偏正化合，如：核桃（不是有核之桃，另是一种壳果），水银（汞，不是银），玉米（玉蜀黍，不是米），木耳（菌类，不是耳），鸡眼（足病，不是鸡的眼），脑袋（头部，不是袋），田鸡（一种蛙，可食，不是鸡），马脚（破绽，不是马的脚），面筋（食品，不是“筋”），算盘（计算用具，珠算，不是盛物的盘），风箱（鼓风工具，不是盛物的箱），灯笼（一种旧式的提灯，灯罩如笼，不是鸟笼、蒸笼的笼），柳罐（从井中打水的用具，柳条编制，筒状，不是罐类器皿，临时打上水来，倾于桶中，它本身不能存水，要漏掉），棉花（棉，不是指花），桂花（糖浸的木犀，作为食物香料；如是观赏的植物“金桂”等，叫“桂花”，读后重），茶房（旧时称旅店的服务员，与“房”无关），影壁（大门对面或门内的砖砌的一面墙，只有一二丈长，装饰用，不是一般的墙壁，不够称墙），牌楼（牌坊，不是楼阁），水仙（花，与“仙”无关），千斤（工具名，胡琴上绷住琴弦的小钩，不是“一千斤”。另外，起重工具“千斤顶”，也叫“千斤”），